

## 知恩图报



半个世纪前，3个解放军官兵救了一位15岁的少年，少年过上好日子后，苦寻几十年，找到救命恩人，和恩人成了“一家人”。

少年叫苏西利（左一），今年64岁。在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办惠西村一带开诊所几十年，周围几乎家家户户都找他看过病。苏西利右腿截肢，而流传于惠西村附近的知恩图报美谈就与这个伤腿有关。

1969年5月29日上午11时许，15岁的苏西利到父亲工作的厂区附近割草时踩到东西发生了爆炸，他的右腿被炸伤。在他失血严重要陷入昏迷时，恰逢王积玉、韩文琦、陈志华3名驻厂部队官兵路过，将他背着手送进医院，苏西利保住了命，但右腿被截肢。

“我当时意识不是很清醒，能隐约记得背我的人喘得很厉害。”当时受伤严重，苏西利的记忆仅限于这些模糊的印象。

苏西利被救后自学了医学，并开了家诊所，随后娶妻生子，日子越过越幸福。然而，他心中始终有一桩心事未了，就是去找3位恩人。当时3位恩人早已离开部队，但他数十年如一日，从未放弃过寻找。

2010年，苏西利的弟媳在洪庆街道开了个理发店，见到每个顾客都会讲述苏西利的故事。巧的是，王积玉来理发时，双方的故事回合了，苏西利接到通知，赶到理发店，双方讲述经历，最终相互确认。

从那以后，王积玉成了苏西利的又一名亲人。“我比他大7岁，他非要叫我叔，让孩子们叫我爷爷。”王积玉说，苏家人都把他当亲人当长辈，过年过节上门看望成了雷打不动的事情。

当年的连长韩文琦尚健在，遗憾的是，当时的指导员陈志华已去世。苏西利赶到青海一个县城见到了恩人韩文琦，当面进行了感谢。

## 默默资助



这两天，退休老教师陈志凤守了15年的秘密，在浙江传媒学院悄悄传开。

2003年11月的一天下午，陈志凤到杭州公交总公司坐328路公交车。等车的间隙，她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带着一个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孩，向路人乞讨。经过一番了解后，陈志凤得知该男子名叫张继虎，安徽阜阳人，孩子的母亲因难产去世，孩子生下来手脚有残疾。有人让他把孩子扔了，他舍不得，想着生活再艰难也要把她养大。张继虎说自己身体不对劲，感冒老不好，由于孩子没人照管，自己也没有办法再去打工，只能靠乞讨为生。

在确认了张继虎所说的真实性后，陈志凤决定资助这个女孩——每个月给张继虎500元，资助16年，直到孩子成人为止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：不要再带孩子要饭了。

张继虎带着女儿如约回到安徽阜阳老家。不到两个月，陈志凤接到张继虎打来的电话。原来，张继虎之前以为的感冒，其实是肺癌，临走前放不下这个孩子，只有把她托付给恩人。

张继虎走后，陈志凤一直坚持资助小女孩直到2011年，陈志凤体检时，被检查出了结肠癌。手术前，她请多年的老同事、学校离退休第二党支部书记金玉琴帮忙，告诉她这些年来资助小女孩的情况，承诺资助她16年，担心自己办不到了。

金玉琴是陈志凤保守了7年的秘密。今年4月9日，浙江传媒学院离退休第二党支部开民主生活会，80多岁的金玉琴把陈志凤的这件事说了出来。

“女孩的姐姐、姐夫都是忠厚的人，但他们也确实经济困难，两个人都在打工，还要抚养4个孩子。”陈志凤叹气，“我个人的能力也有限。万一我不在了，也希望有人能接班。”

让人欣慰的是，浙江传媒学院的师生已经开始了行动。

（周有强）

## 昆明：公租房擅自转租将被收回

本报讯（记者黄榆）近期，有市民反映有个别公租房承租人、房屋中介机构公然发布转租公租房的信息，为了遏制这种不法行为，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“关于举报转租公租房的倡议书”。

倡议书指出，根据《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公租房承租人擅自转租已承租房屋的，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，记入个人住房保障诚信档案，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，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，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经纪人员提供公租房出租、转租、出售等经纪业务的，依照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，记入信用档案；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；对房地产经纪机构，取消网上签约资格，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。

倡议书还提出，非法转租的次承租人将被清退，因转租造成的经济纠纷，与昆明市公租房公司无关，由此导致的损失将由承租人和次承租人自行承担。这意味着非法转租将面临赔钱退房，因此租者一定要核清房源信息，拒绝非法转租公租房。若想申请公租房，请登录“昆明安居网”，了解权威信息，通过合法合规渠道申请。

在不同于常人的世界里，在足球竞技的舞台上，他们向命运发出了顽强的呐喊

# 盲人足球队，在黑暗中奔跑

本报记者 赵航

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没有中国队的身影，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，一支特殊的中国足球队站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。

6月18日，中国盲人足球队获得了盲足世界杯季军。这是中国盲人男足在盲人足球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成绩。

与传统足球不同，盲人足球采取5人赛制，除守门员外，其余4名队员都是经医学鉴定视力一级残疾的盲人。根据比赛规定，他们必须佩戴多层次眼罩，在黑暗中完成带球奔跑、过人、防守等全部动作。

在不同于常人的世界中，盲人们用一次次的奔跑，向命运发出了顽强的呐喊。那么，盲人们为什么参加足球队？足球这项运动给他们带来了什么？盲人足球队的未来又在哪里？近日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对河北省盲人足球队进行了探访。

## 出路在哪里

今年6月底，在沈阳举办的全国残运会预赛上，河北省盲人足球队队长侯立杰在与对手争抢足球过程中，摔了一个又一个跟头。

搁以前，这是他不敢想象的事儿。作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，右眼视力完全丧失，左眼仅剩余一点点光感的盲人，家人格外注意对他的保护，从不让让他碰着碰着，他打小出门都由家人牵着走，到了上学年纪，从家到学校200米路程，常人两分钟的路程，他要一步一步挪上10分钟。

而由于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，他只得举手请示老师后，跑到讲台上仔细端详，记下要点后再跑回座位。这样的举动往往引得班上哄笑连连，课下更免不了被同学捉弄。“自信心全无，不敢与人交流，感觉十分孤独。”他走路总弓着腰，低着头，年纪轻轻，却像个小老头。

小学毕业后，侯立杰便辍学在家，一待就是4年。他每天在床上躺着，死死地盯着天花板，

听了爸妈不少的叹息声，“得了这个病咋办？能治好不？治不好咋办……”

有人劝他父母认命，别让孩子在家闲着，抓紧去报个特殊教育班学一门盲人按摩的手艺，长大后好有碗饭吃。

和很多队友一样，侯立杰也抗争过。他曾在北京物流公司卸货打工，住在直起身子就顶到天花板的地下室里。吃大锅饭时，锅里是白菜大肥肉臊子，他眼睛看不到，捞不到肉，便蘸汤就着馒头吃。那段日子里，他总是问自己：“不去学盲人按摩，我还有出路吗？”

## 黑暗是竞技的舞台

2014年，河北省残联选拔残疾人运动员，侯立杰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后，被现任河北省盲人足球队教练刘子龙相中，进入了足球队。

盲人足球比赛用球比正常足球要重，内部裹有铁皮，设有多个响铃。足球一滚动，响铃就碰撞铁皮发出声音。“在教练的指导下，尝试着碰了下球，感觉像在踢石头。眼前一片黑，别说踢球了，走动都不敢。”侯立杰说。尽管盲人们与足球的初次接触，大多算不上甜蜜，但踢着踢着就喜欢上了。

比赛中，球员需要不停在场上高喊“位、位、位……”，表明自己的站位。失去了直观的视觉判断，听声音辨方位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但正式比赛时人声嘈杂，盲人们的肢体协调性较差，发力时收不住劲，长期训练下来，队员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。

有一回，侯立杰在争抢中不慎把脚崴伤，经医院诊断为韧带拉伤，打了厚厚一层医用绷带，休息了1个多月才见好转；副队长周鹏涛曾在一次比赛中撞到了对方球员的额头，左边眉骨处缝针；球队后卫白胜朝脚底长满水泡，刚挑破的水泡上擦着药水，布满整个脚掌……

但这并没有影响队员们踢球的热情，对他们来说，足球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好的东西，比如信心、视野、友情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自由。

白胜朝在入队前很自卑。为了遮住自己的光头，他从小就戴着帽子，可入队后一个月就把帽子摘了。“自信

心变强了，不觉得戴帽子丢人了呗。”踢球让他告别了过去的自己。

侯立杰这些年随队征战，去过不少地方，开阔了眼界。“沈阳、福建、四川……我们县里的正常人都不一定去过这些地方。”

周鹏涛入队前朋友很少，如今他多了7个兄弟。“球队就像家一样。”刚入队时，他不熟悉环境，每次出门，队长都会让他搭着肩膀在前面带路；练完后，脚抽筋，临近的球员就会摸索着走过来，给他按摩舒缓神经。

赛场上一同流过汗水、分享过喜悦与悲伤的队员们，已经习惯在场上呼喊着对方的名字，用手找寻着彼此。

“眼前的黑暗曾让我本能地缩在一角，心里感到无限恐惧；如今戴上眼罩，眼前的黑暗却变成了我们竞技的舞台。”平日里，侯立杰摘下眼罩都不敢放肆地跑，可上了球场，有队友随时帮衬，有教练细心引导，他们彼此信任，就毫无保留了。

## 期盼花开

成立于2005年的河北省盲人足球队，是目前河北省仅有的一支盲足队，由河北省残联主管，代表河北参加全国性赛事。这支队伍曾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获得全国亚军，但今年却止步于全国残运会预选赛八强。

“队员们比较年轻，还得多训练。”侯立杰虽然对成绩看得比较开，但这支昔日强队未来能走多远，他心里也没底。

2015年，河北盲足队进行了大换血，队里一度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后来教练多方奔走，慢慢地凑齐了现在的阵容。

“现在是根据比赛情况确定集训时间。”球队教练刘子龙说，现在的盲人足球队，一共有7名队员，都是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。有的队员去年才刚入队，除了集合训练，他们更多的时间在学习盲人



教练刘子龙（右四）与河北省盲人足球队队员的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按摩。集训多为封闭性训练，练球时间很容易跟学业产生冲突。

练球也会影响到队员的生计。加入球队后，侯立杰、周鹏涛经刘子龙推荐，也成了河北邢台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。今年是他们在学校里的最后一年，两人本已在北京找好了实习门店，但为了本次全国残运会选拔赛集训，特意请了一个月假，“损失了辛苦积攒的客源和一个月4000多元的工资”。在球队，每天只有50元的务工补贴。

即便如此，大多数球员在接到征召时，都会选择回来踢球。“老板不准假的话，大不了我就换个地方接着干呗。”周鹏涛现在已经完全爱上了足球，走在路上，球瘾上来了还会踢几脚路边的小石子。

“毕业后各奔东西，特别舍不得队友。”他想常回来看看。

备战本次全国残运会选拔赛前夕，刘子龙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有些路，走下去，会很苦很累，但是不会后悔。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——走着走着，花就开了。”

周鹏涛把原文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。

“你的花开了吗？”记者问道。

“现在还是个花骨朵吧，等我们闯入全运会才会算（开花）！”他的生活里，多了一个征战全运会的梦想。

200公里路程，每次往返5个多小时——

## 青岛一对80后夫妻坚持支教7年

本报记者 杨明清

本报通讯员 张琳艳

从山东青岛到山东诸城，200多公里的距离，往返需要5个多小时车程。青岛一对80后夫妻毕艺和何静每周拿出半天时间到诸城马耳山小学支教，一坚持就是7年。

作为一名音乐老师，何静的高中声乐指导老师就在马耳山小学支教。偶然间，得知这所小学缺一个长期支教的音乐老师，何静就上了心。和老公毕艺商量后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夫妻组团一起去支教——何静教音乐，毕艺教足球。

毕艺是青岛市殡仪馆的一名整容师，工作是24小时轮班制。每周四上午10点左右，毕艺开车去何静单位接上她后，就往诸城开。等在诸城上完课后，他们4点半开始往回走，一般要到7点才能到家。

刚开始支教时，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作秀，是为了出名。何静说，他们接受采访只是为了帮助孩子们，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到他们。

之前，毕艺的足球班上有个男孩叫丁仕鹏，他妈妈患有尿毒症，一个星期要做两次透析。本就贫寒的家庭很难担负得起高昂的医药费。何静和毕艺在一次采访中说到了这事，很多好心人联系到他们，希望给这位妈妈捐款。现在，通过筹集到的捐款，丁仕鹏的妈妈已经做了换肾手术。

为了不耽误孩子上课，毕艺经常和同事换班，何静则放弃了下午给各个学校上课的机会。“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坚持下来，因为以前也有志愿者去了两三次，就不去了。”毕艺说。

现在，夫妻俩经常带着女儿毕语萱去给学生们分糖果和蛋糕。正在上幼儿园小班的她，成了马耳山小学最小的志愿者。

“只要学校的孩子需要我们，我们就会做下去，我们两个做不动了，就让孩子继续去做。”何静说，“做好事是会上瘾的，要一直坚持下去。”



### 农村娃的杂技梦

7月11日，在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岳村乡东北庄村，杂技学校的学员在练习晃圈。

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岳村乡东北庄村是远近闻名的“杂技之乡”，2008年6月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在东北庄村，有一个杂技学校，来自周围县区的40多名年龄在5到15岁之间的学员在这里学习杂技技艺。因为学员大部分来自经济条件相对拮据的农村家庭，杂技学校只收取学员基本生活费，不收学费。通过一定时间的训练，学员们逐渐能演出一些杂技节目，个别“苗子”也会被更大的杂技演出团体吸纳，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追逐他们的杂技梦想。

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 摄

缴获作案手机230部，解除被骚扰号码8万余个，初步核实涉案金额500余万元——

## 安徽警方捣毁一“呼死你”黑色产业链

据新华社电（记者陈诺）“呼死你”，一种网络电话自动呼出系统，能对选定的电话号码进行强烈干扰，如今已成为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。

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，当地警方成功摧毁一条从制作“呼死你”软件到使用、贩卖进而非法牟利的黑色产业链，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，缴获作案手机230部，电话卡3000余张，解除被骚扰号码8万余个，初步核实涉案金额500余万元。

2018年春节期间，合肥市多家餐饮连锁酒店报案称：店内订餐电话被“呼死你”软件“打爆”，严重影响了饭店的正常经营，之后犯罪嫌疑人发送微信付款二维码到受害人手机，每部电话索要200元到

500元不等的赎金，饭店付款后订餐电话恢复正常。

合肥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。3月19日17时，犯罪嫌疑人刘某津在福州落网，其对自身利用“呼死你”软件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。

专案组发现作案工具——“安卓云呼”软件危害巨大。警方立即对刘某津的上线人员进行抓捕；4月20日到5月9日，以黄某为核心的贩卖“安卓云呼”软件的4名中间层代理商悉数落网。随后，办案民警分赴湖南省张家界市、山东省淄博市将网站管理员刘某和软件制作维护人员杨某森抓获。

至此，这个“呼死你”软件的黑色产业链被彻底

摧毁。据犯罪嫌疑人杨某森交代，刘某雇佣其进行软件的编写、升级和网站的维护，他在大量手机内装载“安卓云呼”App后，这些手机卡号就形成一个巨大的主叫号码池，在软件上选择被呼号码后，号码池内在线的所有主叫号码就会形成交叉呼叫，进而对目标号码进行不间断拨打骚扰。

据专案组初步统计，2017年3月至5月该团伙被摧毁，“安卓云呼”注册App用户60余万个，呼出号码2800余万次，累计收款500余万元。